

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

世 界 禁 书 文 库



愤怒的葡萄

九 州 出 版 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愤怒的葡萄

原 著 [美]约翰·斯坦贝克

翻 译 郑 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禁书文库/汪彦博主编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2000.10

ISBN 7-80114-566-6

I.世... II.汪... III.小说-作品集-世界
IV.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817 号

世界禁书文库 愤怒的葡萄

作者:[美]约翰·斯坦贝克

译者:郑莉

责任编辑:刘小曼

封面设计:曹庆霞

九州出版社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4号 邮编:100081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:210千

印张:8.25 印数:2000册

版次:2000年10月第1版 印次: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14-566-6/I·101 全套定价:5800.00元(全58册)

作者简介

约翰·斯坦贝克(1902 — 1968),美国著名小说家。

1929年发表了第一部有关海盗题材的小说《金杯》,1935年出版了一部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村生活的小说《托蒂亚平地》获得好评,继而以《堂·吉珂德》一举成名,成为令人瞩目的新人。两年后,以《人鼠之间》又一次震惊美国文坛。

1937年,随农民流放到加利福尼亚,目睹农民处境的艰辛,生存的颠沛流离,于是开始研创后来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《愤怒的葡萄》。

1962年,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成为美国第六位获此殊荣的人。1964年,他还获得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。

第一章

几场雨来得不急不慢，虽未能冲破俄克拉何马那已干结了薄薄一层硬壳的土地，却催起了玉米，催长了野草。于是，灰色原野和深红色原野开始呈现出一派绿色。5月末的天空渐渐变成灰白，云，缓缓消散。阳光发疯似地射落下来，玉米的每一片绿色的托叶边缘上的棕色线条渐渐扩展。野草为了生存，变成了深绿色，不再滋生蔓长，天空、大地，一片灰白。到了6月，阳光更为酷烈，空气稀薄，大自然仿佛整个儿地浸泡在一潭灰色的浆液里。

大路上，干结的泥块生成的尘埃犹如一个个小精灵似地漫舞在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的混乱之中，许久许久才肯落下去。

6月刚过了一半，突然，得克萨斯和墨西哥海湾的天空中聚起了大堆大堆的，高高的，欲雨的浓云。人们站在田野上，惊喜地用鼻子去闻，凭借润湿的指头去感觉判断风势的强弱。然而，浓云恩赐了几点雨后又匆匆飘去，天空依旧灰

白，太阳依旧像烈焰般地逼射，惟一的变化是玉米叶上多了几滴水珠。

一阵和风追着雨云急急地赶向北方，一阵紧似一阵，越刮越大，尘土布满了天空。雨后干结的地面裂了开来，尘土在空中扬起一道道灰色的烟雾。玉米迎风扑打着，发出豁啦啦的干涩声响；从石头底下钻出来的风，卷起稻草和枯叶，到处都留下了踪迹。天空成了顶灰色的帐篷，太阳变成了一团红光，空气中刺人的阴冷弥漫着天空。夜里，魔鬼般的风扫过地面；它在玉米的根脚间灵巧地一点点地搜刮，很快玉米软弱地横倒在地上。破晓时，风仿佛在为倒地的玉米悲鸣。

风把男男女女都困在屋里。到了夜半，风势减弱了许多，闷沉沉的鸡啼从远处传来。人们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巴望着天亮。一早，太阳就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，大地被尘沙铺上了一床平整的地毯。

只要人一出门，热辣辣的刺鼻空气就会扑鼻而来。孩子们越来越乖，不跑也不喊，人们却越来越沉默，老不说话，妇女们紧贴着自己的男人，悄悄地窥测他们是否气馁。从尘沙的障翳下透出来的些许绿意，似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。一会儿，男人们的脸上的迷惘的神态消失了，变得勇敢、愤怒，又来了应付困难的决心了，妇女们才陆陆续续地离开他们进屋去做活，孩子们又玩开了。这一天，太阳升得特别高，男人们在自家门口，忙着用小树枝和小石头在地上写算。男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——想着，算着。

第二章

小酒馆门前，停着一辆闪亮的红色运货大汽车，立式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，一股几乎看不见的青烟从车末端冒出。烟雾中，车两旁几个红漆写的12寸见方的大字——“俄克拉何马市运输公司”清晰可辨。虽然车身上下都是尘沙，但仍看得出这是一辆新车。柔和的舞曲，透过装着铁纱的酒铺小门传到外面。货车司机是此刻酒店里惟一的男人，他坐在一张圆凳上，双肘支着柜台，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消瘦又孤独的女招待。他得体而又无聊地跟她闲谈着。苍蝇不时地扑打着纱门，咖啡壶喷着蒸汽，女招待边谈边十分不耐烦地随手关掉了炉子。

外边，沿着公路边有一个男人正步履蹒跚地向汽车走来。他那深褐色的两眼朝汽车挡风玻璃上“不准搭车”的条子瞥了一眼，似乎不死心地略一踌躇，便在背着酒铺那一边的车踏板上坐了下来。他三十上下，颧骨又高又阔，一道道很深的皱纹顺着脸颊而下，在嘴边弯成了弧形。两瓣嘴唇严

严地盖住暴牙，粗大的指头上拱着蛤壳般厚厚的指甲，一双棕黄色的军用式新皮鞋。他穿着一身廉价的新衣服，灰色的鸭舌帽又新又硬挺，一双棕黄色的军用式新皮鞋底钉满了平头钉。这人在踏板上坐定，摘下帽子抹了一把脸，接着又低下去解开了鞋带。

酒铺里的音乐终于停了，女招待一边用手指头轻轻抚摸着耳朵底下那个小疙瘩，一边继续和司机谈论着外头的新闻事。车踏板上坐着的那个男人不时地朝酒店里望一望。他用熟练而缓慢的动作搓好烟卷，摩挲平后点着火。时间已近中午时分。

司机付了酒账，把找回的两个镍币丢入吃角子老虎里转了几下。他落了空。“他们会耍花招，你怎么也不会赢钱的。”他对女招待说。

“一个多小时以前，有个家伙得了头彩，赢了3块8呢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七到十天左右，不会很久的。再见。”说完，司机“砰”地关上了门，走到阳光下站着，剥一块口香糖的包皮纸。他的身材又粗又壮，一双蓝眼睛眯缝着，他擎着那块口香糖，对着铁纱门那边的女人喊道：“你千万别做对不起我的事呀！”女招待嘟嘟囔囔地回答了一声。

那个想搭车的男人见司机过来，急忙站起来上前问道：“让我搭你的车，好吗，先生？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吗？”

“难道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的条子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看见了。可好人总是好人，尽管有钱的杂种

让他贴了条子，他还会是帮忙的。”

司机慢腾腾地钻进卡车，心里琢磨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明白这是个圈套；但是他要做个好人，尽管挡风玻璃上贴了条子，他向酒店又膘了一眼，吩咐搭车人先蹲在车踏板上。

头档、二档、三档，司机渐渐地把车速加快到四档。搭车人紧紧抓住车门把丝毫未敢动一下。弯过一个拐角走了1哩路，车速放慢了，搭车人乘机溜进了车座。司机又眯缝起眼睛上下打量了一番搭车人。搭车人脱下帽子揩着额头、下巴上的汗水，背部在座椅背上舒适地蠕动，他回头朝司机说：“我的腿累得不行了。”

司机盯着搭车人的新皮鞋，用责备的口气说：“大热天，你不该穿新皮鞋走路”

“我只有这一双鞋，没办法。”搭车人低头看着皮鞋回答。

司机把车速加快了些又问搭车人：“找工作吧？”

“不，我老爹是个分益佃农，有40亩地，我们在那儿已经住了很久了，我回去找工作会方便许多，我现在回家去。”

“40亩地的佃农。”司机一边用舌头和牙床翻来覆去地嚼口香糖，一边继续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许多佃农一个接一个地背井离乡，因为是尘沙赶的，因为是拖拉机撵的；你家老头倒还顶得住？”

汽车的轮胎在公路上歌唱，司机却还在一个劲地问，这使得搭车人有点冒火了：“我什么都告诉你得了，相信你是个好人的。我叫约德·汤姆。老头儿就是老汤姆·约德。”说完，他紧盯着司机出神。

“别发火了，我并没安坏心眼儿。”

“我也没安坏心眼儿，”约德说。咱们俩井水别犯河水好了。”他不说话了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外面干旱得很厉害的田野，望着骄阳肆炎下干旱的树。他从旁边口袋里取出烟草和卷纸在两膝之间卷好纸烟。

司机见约德不吭声了，气氛似乎缓和下来，这才自言自语似地说：“没当过司机的人不知道干这一行的苦处。老板不准我们让人搭车。为了你，我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。”

“谢谢你的热情，我会记着欠你的情的，”约德说。

“开车的人就怪。车一开，路在底下飞快地向后退，看起来，简直叫人发疯。”司机的手紧抓着方向盘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约德说着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1瓶威士忌来，“司机是一滴酒也不肯喝的喽？我没说错吧，先生。”声音里带着嘲弄意味。

“发誓不喝。我正打算选修函授课程，课程通过了，就不用再开车了。”

驾驶台充溢着威士忌浓烈的香味。司机双手抓着方向盘只顾说自己的事。约德就着瓶子喝酒，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，那双不动声色的黑眼睛里显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情。这时，司机斜膘了一眼喝酒的约德，约德正暗自格格地笑着，笑得胸脯都扯动了。“你费了老大工夫才弄清楚呢，朋友。”

“弄清楚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司机头也不回地问道。

约德一伸手狠狠地掐碎了一只蹦进窗子的蚱蜢脑袋，又格格地笑了。“你看走眼了，先生。不瞒你说，我在麦卡勒

斯特坐过四年牢。为了避免撒谎求人我现在回老爹那儿去找工作。”

司机说：“哦——这不关我的事。我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。”

“你刚才把你的大鼻子伸到前面八哩外去打量我，就像头菜园里的羊。”

“你把我全估计错了——”司机有气无力地说。

约德朝司机笑了一阵。“你的确是个好人，我是说真的，让我搭了车。”

“哦，真见鬼！我坐过牢，那又怎样！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那不关我的事，你自己留着吧。”

“嗨，看见前面那条路了吗？”约德问司机。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我就在那儿下车。我会让你失望！”约德正说着，货车已缓缓停在一条公路和公路直角交叉处。约德走下车，侧身向司机说：“我犯了凶杀罪，杀了一个人，判了七年。因为我在牢里不喝酒，只坐了四年就释放了。”

“我对别人的事不感兴趣，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”司机以毫不在意的口吻说。

“要知道，你自己坐过一回牢，才能猜出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。你刚一开口就露了马脚。”约德边说边用手在金属门上拍了拍，“谢谢你让我搭车，再会。”说完，转过身上了土路。

司机定眼朝约德看了一会儿，喊道：“祝你好运！朋

友！”约德挥一挥手，却没回头。

沉甸甸的大货车又接着上路了。

第 三 章

一片乱七八糟的枯草覆盖在混凝土公路的两旁，沉睡着的生命等候着传播和扩散，等候着动物，等候着风，等候着男人的裤脚或是女人的裙子；一切，都是被动的，却都具有活动的装备而且充满了原始的活力。

暖洋洋的阳光晒在草地上，草的阴影里，一只陆龟隆起甲壳，粗硬的腿脚缓慢又吃力地从草丛中穿过，角状的尖嘴微微张开，指甲般的额头下那双凶狠而可笑的双眼直瞪着前方。它爬过草地，到了小山似的路坎前面，它仰着头，上上下下地看了一番。接着它开始攀登路坎了。路坎陡峭，陆龟使劲爬上去又滑下来，慢慢地，抛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它终于成功地登上了路坎。陆龟用那双可笑又愁苦的眼睛向四周望望，在土坎上休息了好一阵子，然后伸出腿和尾巴继续攀登。当甲壳拱到一定的斜度时，上半身向下一扑，大功告成，陆龟终于攀上了公路。

一个四十上下的女人开着轿车渐渐驶近乌龟，她给乌龟

让了道，将车子拐出了公路，车轮吱吱地叫，掀起一片尘沙。两只车轮腾在空中片刻才落地，接着车子退回路面继续往前开去。

过了片刻，又有一辆轻便卡车冲着乌龟开来，把乌龟像做游戏的人掷钮扣似的一甩，又像旋铜币似的一旋，一下子就叫陆龟滚到了公路边。乌龟仰卧着，背脊着地，四条腿在空中晃来晃去，翻不过身来。忽然，一点点地挪动着甲壳，突然它的腿扒住了一块石头，身子一点点翻起终于呼地一声翻正了身子，紧跟着又四肢并用地爬上了一条土路，一颠一颠地向前移动，尘沙被甲壳划出了一道弯弯曲曲的浅沟。它瞪着那双可笑的眼睛朝前望望，继续奋力地爬，黄色的趾爪把许多细碎的足迹留在了尘沙里。

第 四 章

货车早已从约德的视野中消失，他还站在那里注视着远方那泛着青光的天际。突然，他看见有一只乌龟在前方不远处的尘沙里一颠一颠的移动着。约德停下来拾起它，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，将乌龟惹得在他手上撒了一泡尿，白费力气地在空中挣扎了好一会儿。约德把它翻正了，同皮鞋卷在一起夹在腋下，任凭乌龟在他腋下挣扎个不停，他只管加快脚步向前走去。

太阳已经过了天顶。汗流浹背的约德随意扯了扯了帽舌，冒着太阳飞快向斜地走过去时，他发现了一个人。于是他小心地放慢脚步。只见那人靠着树干坐在地上，他交叉着两腿，一只光脚翘得几乎跟头一样高，正不停地按着拍子一上一下地摆动着。他没有听见约德走过来，因为他正在一本正经地用口哨吹着歌：

不错，先生，这是我的救主，

耶——稣是我的救主，

耶——稣现在是我的救主了。

……

当约德走进遮掩在凋零的叶子下面的那片稀疏的阴影里时，那人才转过皮包骨头的长脑袋，光线似乎一下子钻进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里，这张足有一半是在眼睛上面的古怪脸上突然放出一种异样的光彩。他随意地将灰白色的一甩，盘问似地盯着约德：“哦，你不就是老汤姆的儿子小汤姆·约德吗？”

“嗯，半点都没错，我就是小汤姆·约德。”约德回答说。

“你可能不认识我了，”那人笑着说。“啊，你一定不认识我了，我想一定是这样。从前我给你讲‘圣灵’的时候，你老是忙着拉小姑娘的辫子。我在水沟旁同时给你们俩施了洗礼。你们俩打架，大叫大嚷，好像一对小猫儿，好玩极了，非常有意思。”

约德眼睛朝他看了一会儿也大笑了：“哈哈，原来你就是牧师呀，你就是牧师呀！刚才我还向人谈起你呢。”

“以前我是一个牧师，只能说曾经是，一个热心的传教士——吉姆·凯绥牧师。我常常高呼和赞美耶稣，对许多悔罪的人说经布道，人多极了。现在我跳槽了，再也不干这一行了。有许多邪恶的念头似乎也变得合情合理了。”

“牧师，你要布道就不能起邪念。过去，我记得你讲得挺好。”约德说着拿出酒瓶递过去：“来一口吧，它的味道不错。”

凯绥若有所思地仔细看了看酒瓶，呷了一口说：“糟糕的是，人们现在不大相信圣灵了；因为我不真心诚意，只不

过是别人要我这么做罢了。”

过了一会，凯绥仿佛是初次见到酒瓶似的把酒瓶一抬，连吞了三大口，说“好酒。”

笔直的树干留在地面上的影子已经拉得很长了，牧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谈着小孩子、女孩子和福音书。

“或许应该让我去当牧师吧，也许我是块料，”约德说着拿出烟草和卷烟纸卷起纸烟来。点着纸烟，约德斜着眼透过青烟望着牧师。

牧师还在继续着他的话题。

“你应该讨个老婆才对。”约德说，“从前有一对福音会的牧师夫妇曾住在我们这地方。在楼上睡觉，在晒谷场上开布道会。我们小孩子常常去听。可每到散会，牧师太太就挨打。”

“你告诉我这个，我很高兴。善和恶的区别，在这世上根本就不曾存在过。人们各有各的做法。都是一样的道理。人们干有好事坏事，谁会评说？”牧师停了一会，继续说：“有时候我问自己：‘这种感召，这种圣灵，究竟是什么？’也曾经这样问自己：‘你爱不爱耶稣？’可是过一会我甚至会忘记谁叫耶稣，我爱的是人，爱得几乎要了命。我乐意给人们布道，我希望他们幸福。”

约德低头看地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仿佛不敢直视牧师眼睛里那股赤诚的神情似的。“有这种思想你怎能再布道呢？”

凯绥沉思片刻，望着约德问道：“我当牧师传道的时候，曾经信口讲了一些耶稣的道理给你听，是不是获得一些好